

中国全史丛书

民国秘史

白乐天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全史丛书

民国秘史

白乐天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号： 7-80145-266-6

出版日期： 2000年1月

目录

第十三卷目录

- 第三十二回 拥佳人提督吹号角
训骄子教读建高墙 ()
- 第三十三回 鸟尽弓藏功臣骈戮
狐悲兔死宰相乞休 ()
- 第三十四回 天子多情占奸侄妇
秀才造反牵累无辜 ()
- 第三十五回 钗光剑气公子情多
鬓影衣香美人睡足 ()
- 第三十六回 宝亲王园中奸舅嫂
雍正帝灯下失头颅 ()
- 第三十七回 女侠复仇道遥远
鱼娘舞剑倾慕求婚 ()
- 第三十八回 平回部万里建殊勋
进香妃千秋传佳话 ()
- 第三十九回 金殿献俘逆回授首
深宫蹙额弱质存贞 ()
- 第四十回 荒冢题词徒留幽恨
回妃承宠特荷殊恩 ()
- 第四十一回 念阁老乾隆下江南
办皇差盐商争面子 ()
- 第四十二回 点缀湖山缙流接驾
削平叛乱猛将立功 ()
- 第四十三回 福康安荡舟惊丽质
马佳氏再世证前盟 ()
- 第四十四回 逛私娼皇后持正

	接圣驾天子留情	()
第四十五回	守贞节烈女惨死 傲荒淫皇后苦谏	()
第四十六回	富察后受辱为尼 小霸王行凶抢妓	()
第四十七回	乾隆帝侠义除凶 老和尚为友鸣冤	()
第四十八回	戍伊犁皇孙屈死 买卖街天子宣淫	()
第四十九回	假天子花赛英受骗 真朋友余大海报仇	()
第五十回	报父仇美妾杀夫 呈小说孝女瞒亲	()
第五十一回	代帝捉刀死兴文字狱 有情眷属生作水鸳鸯	()
第五十二回	疑心行刺姊妹含冤 游目骋怀花木争妍	()
第五十三回	珠光宝气点缀名园 雾鬟云发巡幸别馆	()
第五十四回	嘉郡王参观欢喜佛 乾隆帝娱乐如意洲	()
第五十五回	夺宠争风深夜行刺 非人不昫奉旨纳妾	()
第五十六回	公主矜存贤妃封后 刺客正法教徒攻宫	()
第五十七回	勇皇孙宫中杀贼 贞节妇湖上亡身	()
第五十八回	病相思嘉庆驾崩 戒奢华道光好俭	()
第五十九回	焚鸦片总督蒙冤 毁遗摺九泉含恨	()
第六十回	憨兰嫔自取其祸 汉皇后大逞雌威	()
第六十一回	祖制重行皇帝惧内 逸言惑主太子亡身	()
第六十二回	上行下效王府出命案	

	恩断义绝保姆逞威权	()
第六十三回	智公主除奸逐保姆 刁皇孙起祸闹宫廷	()
第六十四回	天子悼亡佳人薄命 贵妃争宠皇后沉冤	()
第六十五回	现彗星各地起刀兵 撻敌氛全州动干戈	()
第六十六回	咸丰帝嗣统诛奸臣 赛尚阿奉旨督军务	()
第六十七回	洪秀全定都续汉统 叶赫女入宫应异识	()
第六十八回	花满凤城生丽质 歌闻梅阁动江城	()
第六十九回	枫落秋江官运冷 月笼春水女恨悲	()
第七十回	一门孤寡伴旅魂 片舟万里惊噩梦	()
第七十一回	送奠仪张冠李戴 选秀女别母离家	()
第七十二回	佳人有意点缀桐荫 天子多情名题四春	()
第七十三回	情场失恋果然演碧血 空斗参禅岂易逃红尘	()
第七十四回	九重春色迷莺燕 一曲清歌引凤凰	()
第七十五回	平内乱曾国藩晋爵 启外交杜受田面君	()
第七十六回	兰贵妃月下生皇子 咸丰帝永巷囚懿妃	()
第七十七回	联军乘虚窥北京 咸丰星夜走热河	()
第七十八回	烧明圆二春遇劫 成和约一党弄权	()
第七十九回	草遗诏龙驭上宾 索国玺虎将进宫	()
第八十回	肃顺阴谋杀幼帝	

	懿妃妙计诛奸臣	()
第八十一回	为国除奸肃顺授首 吊民伐罪左李封侯	()
第八十二回	同治帝悠游燕市 安太监正法鲁垣	()
第八十三回	同治帝妙计选皇后 慈禧后秘议立嗣君	()
第八十四回	病榻伤心书密诏 寝宫开嘴犯慈威	()
第八十五回	大义灭亲恭王贬子 小人设计慧妃讧后	()
第八十六回	孝哲后绝食殉君 吴御史尸谏大统	()
第八十七回	违祖训宫中演淫剧 失母仪市上访名医	()
第八十八回	传奶妈西宫讳疾 焚遗诏东后晏驾	()
第八十九回	举丧仪慈禧抗法 争典礼恭王免职	()
第九十回	清流党具摺驳朝旨 松筠庵会议保贤良	()
第九十一回	亲王托病居家 高道士募捐修庙	()
第九十二回	光绪大婚归国政 庆王筹款建名园	()
第九十三回	慈禧后游览颐和园 李莲英值宿乐寿堂	()
第九十四回	呈园图奏答买卖街 折荷花竟成名利场	()
第九十五回	福太太记联玉带桥 二格格读篆铜牛铭	()
第九十六回	光绪帝大开群臣宴 西太后参拜灵雨祠	()
第九十七回	颐和园珍妃受责 御书房翁傅论才	()
第九十八回	绘园图缪素筠得赏	

	用库款阎敬铭调任	()
第九十九回	报旧仇移祸瑾瑾 擢新进起用康梁	()
第一百回	辞旧岁太后调五味 贺新年皇帝救二妃	()
第一百零一回	庆元宵皇亲婚配 祝万寿中日交锋	()
第一百零二回	停庆典愁云惨雾 打败仗辱国丧师	()
第一百零三回	安维峻军台效力 李鸿章全权议和	()
第一百零四回	马关会议割地求和 羊城谋泄弥天革命	()
第一百零五回	荣禄夤缘升直督 德宗点剧讽西后	()
第一百零六回	康主事热心变法 恭亲王忧国病薨	()
第一百零七回	谭嗣同微服赴小站 怀塔布藏摺献西后	()
第一百零八回	请剪发掀起政潮 练新兵议除旧党	()
第一百零九回	袁世凯变计入京 康有为乘机逃沪	()
第一百一十回	光绪帝幽禁瀛台 维新党尽忠菜市	()
第一百一十一回	寇总管撞死深宫 珍贵妃再囚永巷	()
第一百一十二回	接木移花成孽果 红灯碧血祸萧墙	()
第一百一十三回	废光绪册立大阿哥 出晓谕保护义和团	()
第一百一十四回	拳民肇祸扰京师 议和捐躯谏太后	()
第一百一十五回	义和团围攻使馆 王子宾殉义市曹	()
第一百一十六回	殉国难珍妃落井	

	改民服太后蒙尘	()
第一百一十七回	赛金花周旋内外 李传相劳卒病死	()
第一百一十八回	炸督署志士捐躯 筹军饷华侨奋臂	()
第一百一十九回	深恨绵绵驾归宫掖 强邻眈眈祸延东省	()
第一百二十回	阴气惨惨鬼闹园林 大言煌煌官禁鸦片	()
第一百二十一回	实弹击仇杀身成仁 满斛饮恨借酒消愁	()
第一百二十二回	光绪帝饮恨宾天 慈禧后戒烟晏驾	()
第一百二十三回	两祧皇宗溥仪正位 一雪帝恨袁氏出京	()
第一百二十四回	监国摄政前后参照 卖官鬻爵上下通行	()
第一百二十五回	汪精卫弹炸摄政王 温声才枪击孚将军	()
第一百二十六回	黄花冈七二烈殉难 佛山镇三点会鏖兵	()
第一百二十七回	政以贿成贝勒受谤 路归国有川民争权	()
第一百二十八回	革命军兴武汉失守 逊位诏下母子退政	()
第一百二十九回	阴谋帝制袁徐逼后 污蔑皇室溥伦封官	()
第一百三十回	昙花一现谋复辟 霓裳三奏泄春光	()
第一百三十一回	国民军铲除封建制 清帝妃实行平民化	()
第一百三十二回	皇气消尽东陵被盗 民权勃兴南京建都	()

民国秘史

民国朝野内幕

- 孙文入狱 ()
- 光绪幽禁瀛台 ()
- 起义军风起云涌 清廷内腐败依然 ()
- 救亡图存求变革 ()
- 推行“新政”封查《苏报》 ()
- 宣统帝让位 ()
- 状元李饴饴科场夺魁 ()
- 皇帝评卷定状元 百岁考生入科场 ()
- 君莫道忠言逆耳 妙进谏听理三分 ()
- 宣统退位 ()
- 张勋复辟,溥仪完婚..... ()
- 晚清怪才辜鸿铭 ()
- 蔡锷逃离北京 ()
- 张之洞传奇一生 ()
- 汤化龙是否密电绞杀起义 ()
- 袁世凯刺杀吴禄贞 ()
- 暗杀宋教仁 ()
- 赵秉钧之死 ()
- 收买汪精卫 ()
- 袁世凯之死 ()
- 陆荣廷抢亲 ()
- 顾维钧的“桃花运”与“官运” ()
- 状元与“绣圣”的一段恋情 ()
- 程璧光遇刺 ()
- 李纯自杀背后 ()
- 阎相文自寻绝路 ()
- 民国第一任总理被杀 ()
- 徐树铮之死 ()
- 黔军总司令被暗杀 ()
- 廖仲恺遇刺 ()
- 利用中山舰事件夺权 ()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
军长王天培之死	()
皇姑屯事件	()
主子“慧眼”识“才”	()
陈其美与青帮的关系	()
张少帅干掉“小诸葛”杨宇霆	()
沈玄庐归乡被刺	()
蒋纬国身世	()
蒋介石与汪精卫上海会谈	()
蒋介石下野	()
枪杀“山东王”张宗昌	()
刺杀张敬尧	()
发动侵华战争的《田中奏折》真伪	()
熊凤凰六六娶娇妻	()
马君武三走“桃花运”	()
外交官当修士之谜	()
四大家族财产知多少	()
蒋介石几时从成都逃往台湾	()

第三十二回

拥佳人提督吹号角 训骄子教读建高墙

却说皇帝和年大将军在帐中饮宴，席间皇帝谈起处死胤祀弟兄几人的事体，大将军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嘴里虽不说什么，心中却想到好一个阴狠的皇帝，我以后总要留心一二。接着皇帝又问起那班出征的英雄好汉，都如何了，年大将军回奏：臣奉了皇上的密旨，到青海西藏，掳得敌将的妻子，选那美貌的，赏给他们做了妻室。便是那罗卜的母妹，臣也作主，赏了那叫血滴子的做了妻妾。如今他们个个被美色迷恋住了，却愿意老死在那地方，不愿再回京来了。皇帝笑道：“国舅妙算，人不可及。”看看酒已吃完了，年大将军起身告辞，说道：“微臣军务在身，不敢久留。”皇帝格外殷勤，亲自送他出帐，一看，见那班兵士，依然甲冑重重，直立在太阳光下，脸上被日光晒得黝黑光亮，却不敢动一动。皇帝心中有些不忍，便对内监说道，传谕下去，叫他们快卸了甲吧。内监忙出去高声叫道：“皇上有旨，兵士们卸甲。”

谁知连呼了三回，那班兵士好似不曾听得一般，依旧站着不动。那太监没奈何，只得回来奏明皇帝。这时年大将军和皇帝说着话，也不曾留心皇帝传谕。后来，皇帝听了太监的话，知道自己的圣旨不中用，便对年大将军说道：“天气太热，大将军可传令兵士们卸了甲吧。”年大将军便从袖里掏出一角小红旗来，只一闪，但听得哗啦啦一阵响，那几万人马一齐卸下甲来，一片平阳上，那盔甲顿时堆积如山。皇帝看了，心中不觉一跳，暗想这还了得，他倘然一旦变起心来，朕的性命，岂不是在其手掌之中么。皇帝一面想着，大将军却十分得意，奏道：“军中只知道有军令，不知有皇命，还请陛下明鉴。”皇帝听了这话，越加不快，便也不做声。年大将军看看皇上脸色不对，已有几分明白，忙告辞回营。

从此以后，皇帝看待年羹尧，虽外面礼貌格外隆重，暗地里却步步留心。一面派人在京里替他收拾一座大将军的府第，却派着许多侦探在府中监察着。后来年羹尧赴陕甘总督任所，随从人员里，也夹着几个皇帝的暗探。以后一举一动，都有人秘密报告，年羹尧却睡在鼓里。他自己仗着拥戴功臣，新近又打平了青海，在陕甘一带地方，天高皇帝远，渐渐有点胡作妄为。

有一次，出巡到西宁地方，在一位西藏贝勒名叫信诚的府里作行辕。这信贝勒，有一位女儿，名叫佳特格格，却长得天仙也似的面貌，又妩媚又华贵。年羹尧见了，不觉动了心。睡到半夜里，想起这位美人，便唤心腹小僮来，命他拿着军令，到内院传佳特格格来侍寝。佳特格格见了军令，一半有些害怕，一半羡慕大将军的威势，便悄悄地跟着僮儿到外院去便与年大将军伴宿。一宵风流，万分恩爱。

第二天，信贝勒知道了这件事，见木已成舟，便把这位掌上明珠，送给了大将军。大

将军得了这位美人,宠爱逾恒,一路出巡,都带着她在帐中。因为要讨好美人,又要卖弄自己的势力,传下将令去,着军门提督富山,在帐外吹角守夜。你想堂堂一位提督,叫他打更守夜,未免太下不过去。但在威力之下,也是无可奈何。年大将军夜夜和佳特格格睡在帐中,只听得帐门外一声高一声低的吹着角,觉得十分适意。佳特格格便问谁在外面吹着角儿,大将军笑道:“因为格格睡在里面,我吩咐提督在外面把门。”那格格听了,把小嘴儿一撅,说道:“俺不信,哪有做提督大人,肯替将军把门的。”大将军说道:“你若不信,可以立刻唤来给你看。”

说着,吩咐僮儿把富提督唤进来。那僮儿便出帐去,停了一会,领进一个人来。大将军看看不是提督富山,却是富山手下一个参将,便问富提督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参将知道事情不妙,忙跪下来说:“富提督因要事,回帐去一趟,唤卑职暂时替代。”大将军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好一个大胆的富山,竟敢不守军令,给我一齐砍了。”这句话一出口,便有刀斧手进来,把这个参将揪出营去,过了一会,便送进两颗首级。一个是富提督,一个是那参将。大将军吩咐拿出去。

这些兵士们看见这个情景,暗里不免有些闲话,渐渐有点不服。年羹尧却依旧作威作福,他的大儿子年斌,已封了子爵。第二个儿子年富,也封了一等男爵,都带着兵马,驻扎在外。年斌打听得父亲杀了富提督,心下大不谓然。待他出巡回来,立刻进省拜见。说道:“俺们父子,全仗军心,军心一散,万分危险。如今父亲杀了没有罪的富提督,实在叫兵士们寒心。”那年斌话犹未了,年羹尧早已大怒,喝一声:“孽畜!你敢是煽动部下来谋害父亲吗?俺如今先杀了你。”接着喝一声“绑出去”,便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家将进来,把年斌绑住。

这时年斌的妻子于夫人,正在屏后偷听,闻公公要杀她的丈夫,如何不急。忙到内院,跪在婆婆跟前,求她快快去救丈夫的性命。她婆婆陈夫人,只生得年斌一个儿子,听了这话很着急。自念老夫妻两人,早已没有恩情,量来自己去求,是不中用的,便想起家中的教书先生王涵春,是年羹尧最敬重的人,凡是先生的话,他没有不依的。当下婆媳两人,匆匆跑到书房,见了王先生,双双跪倒,不住的求着他去救年斌的性命。王先生一时摸不着头脑,还是于夫人先说了几句,王涵春听了,拔起脚来便走。赶到大厅上,只见那大公子正被四个家将押着,垂头丧气地出去。王涵春忙上前拦住,一面走进大厅去,见年羹尧气愤地坐在上面。谁知他一见了王涵春,却又满面堆下笑来,起身迎接。王涵春坐下,先说了些套话,再慢慢谈起年斌的事,用极和顺的口气反复劝说了一番。又说大公子是一位孝子,他怕大将军中了部下暗算,才敢直言进谏。

年羹尧平日是十分信任这位王先生的,如今被他再三劝说,不觉恍然大悟,忙传下令去,叫把大公子放了。那年斌进来,谢了父亲的恩典,退入后院,拜见母亲去了。这里年羹尧吩咐上酒菜来,和王先生开怀畅饮。

看官,你道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为何却敬重这位教读老夫子。原来这里边却有一个缘故。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家赀百万,在三十岁上,生了一个儿子名希尧。到了四十岁,又生下一个年羹尧来。把个年遐龄快活到不知什么似的。老人少子,自然倍加宠爱,看看到了八岁年纪,还不曾上学,年遐龄便去请一位饱学先生来教他。谁知

年羹尧自小生性粗蛮，不愿读书。见了老师，开口便骂，那老师生气便辞馆回去。一连换了五六个师傅，他总是不肯上课。他年纪慢慢的长大起来，又天生就一副铜筋铁骨，后来不但见老师要骂，且还要打，许多老师都被他气走。从此以后，没有人敢上门来做他的教师。年羹尧见没有人管束，乐得放胆游玩，直到十二岁，还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年遐龄心中十分烦闷。

有一天，他带着儿子在门外闲玩，忽然一个走方郎中，摇着串铃儿踱来，走到年家的门口，向年羹尧脸上一看，便对年遐龄说道：“这位小孩子，将来有大将军的福命。光大门楣是他，险遭灭门大祸也是他，须要多读些诗书，才可免得这场祸事。”年遐龄听说提起他的儿子读书的事体，正打动他的心事，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孩子就是坏在不肯读书。”那郎中说道：“老先生倘然信任晚生，包在晚生身上，教导他成个文武全才。”年遐龄听他说话有几分道理，便邀他进府，住了一宵，那郎中便把自己的来历，和教导的方法，细说一番，说得年遐龄非常佩服。

到了第二天，便要请他做教师。他说道：“且慢，老先生先拿出二万银子来，交给晚生，晚生自有办法。”年遐龄听了，毫不犹豫，立刻取出一扣钱庄摺子交给先生，任凭先生取用。此后合家上下，都称他做先生。那先生拿了银摺，依旧不去管教他，只在年府后面买了一方空地，雇了许多工匠，盖造一座花园，楼阁曲折，花木重桑，中间又造一所精美的书室。园的四周围，高高的打一重围墙，独留着西南方一个缺口。待到花园落成，便拣定吉日为年羹尧上学的日子。

到了这日，年遐龄备办酒席，请了许多亲友来陪先生吃酒。吃完了酒，年遐龄亲送年羹尧上学去。向先生作了三个揖，说了种种拜托的话，转身便走。先生把年遐龄送出了那围墙的缺口，吩咐工匠把那缺口堵塞起来，只留下一个小小窗洞为递茶水之用。年羹尧住在园墙里面，只因花园盖得曲折美丽，一天到晚玩着，却也不觉得气闷。那先生终日坐在书房里，手不释卷，只是看书，也不问年羹尧的功课。年羹尧也乐得自由自在，在花园中游来玩去，从不愿意踏进书房一步，也不曾和先生交谈一句。

一年四季，尽有他消遣的事体。玩了一年，好好一座花园，被他弄得墙坍壁倒，花谢水干。甚至于那墙角石根，都被他弄得断碎剥落。那先生眼看着他翻江倒海的胡闹，也不哼一声儿。后来年羹尧实在玩得腻烦了，便进房去，恶狠狠地对先生喝道：“快替俺开一个门儿，俺要出去了。”先生冷冷地说道：“这园中没有门的，你如要出去，须从墙上跳过。”年羹尧见不给他开门，便擎着小拳头，向先生门面上打去。先生又眼一瞪，伸手把他臂膀接住，年羹尧不觉哎唷连声。先生喝他跪下，他怕痛，只得依了。先生一放手，他一溜烟就逃出房门去。一连十几天，不敢踏进房来。

看看又到了秋天，园中景象一天萧索一天。年羹尧实在玩不出新鲜花样来了，便悄悄地走进书房，见先生低着头在那里看书。他去站在书桌边，默默地看了半天，忽然对先生问道：“这样一座大园子，也被俺玩厌了，这小小一本书，朝看到夜，夜看到朝，有什么好玩？”那先生听了，呵呵笑道：“小孩子懂得什么。这书里面，有比园子好千百倍大的景，终生终世也玩不完，可惜你不懂得。正是：

读尽诗书成大器 权将心血授顽徒

欲知这位先生和年羹尧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鸟尽弓藏功臣骈戮 狐悲兔死宰相乞休

却说年羹尧听见王先生说这本书多好玩,把颈子一歪,说道:“俺却不信,你且说给我听听怎么的好玩法。”王先生摇着头说道:“你老师也不拜,便说给你听,没有这样容易。”年羹尧听了,把双眉一竖,桌子一拍,说道:“拜什么鸟老师,俺也不希罕。”说罢,一摔手出去了。王先生也任他去,不去睬他。又过了十几天,年羹尧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走进书房来,一纳头便拜。说道:“老师教给我吧。”先生才扶他起来,唤他坐下。第一部便讲《水浒》给他听,把个年羹尧听得手舞足蹈。接着又讲《三国志》,《岳传》和古今以来英雄的事迹,侠客的传记。渐渐讲到兵书、史书、经书,以及各种学问的专书。空下来,又教他下大棋、射箭、投壶,慢慢地把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又教他出兵布阵的法子,飞檐走壁的技能。

足足八年工夫,成就了一个文武全才。便叫年羹尧自己打开围墙出去,拜见父亲。那年遐龄八年喜见他儿子,如今见他出落得一表人才,学成文武技能,如何不喜,忙去拜谢先生,那先生拱一拱手,告辞去了,任你年遐龄父子再三挽留,也留他不住。他临走的时候,只吩咐了年羹尧急流勇退四个字,年羹尧如今富贵已极,却时时感念他的先生。后来又请他来教小公子读书,兼管着年家的家务。

这王先生原是一位仁厚长者,他见年羹尧杀人太多,心中万分不忍,无奈年羹尧性如烈火,也不好劝得。后来看看实在不对,忍不住劝说他一番。又说:“从来的功高震主,大将军在此地一举一动,难保没有皇上的耳目在此。如今正该多行仁德,固结军心。”这王先生正说着,忽然外面送一角文书来,年大将军认得是京里心腹寄来的信,打开一看,早把气焰万丈的年羹尧矮了半截。只听他嘴里不住的说道:“休矣休矣。”王先生接过信来一看,也不觉愁眉双锁。

原来年羹尧在任上的一举一动,都有侦探报告皇帝知道。接着那都御史上奏章,狠狠地把年羹尧参奏了一本。内面六部九卿,外面巡抚将军,都纷纷递着参折,最凶的几条,说他僭谋不轨,草菅人命,占淫命妇,擅杀提督。年羹尧看了,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便连夜整理些细软,把小公子年成,托给先生带到南方去,抚养成人,延了年家的一支血脉。这里王先生才走,北京的圣旨,已经到了,那圣旨上说道:“近年来,年羹尧妄举胡期恒为巡抚,妄参金南瑛等员,骚扰南坪寨番民,词意支饰,含糊具奏。又将青海蒙古饥谨隐匿不报,此等事件,不可枚举。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聩。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朕观年羹尧于兵丁尚能操练,着调补浙江杭州将军。总督印务,着旧威将军甘肃提督兼理巡抚事岳钟琪,带赴西

安署理。其抚远大将军印,着斋送来京。旧威将军印,如无用处,亦着斋送来京。

岳钟琪和年羹尧交情很好,得了这个消息,忙到西安来,一面接收年羹尧的印信,一面用好话安慰,答应他上奏章,代求保全。又拨了一百名亲兵,沿路保护着。年羹尧甚为感激,出了西安,直到江苏仪徵地界。

这地方有水旱两条道路。从水道南下,便可直达杭州。从旱路北上,也可以直达北京。年羹尧这时心还不死,暗想皇上做郡王的时候,自己曾卖过不少气力,如今倘能进京去面求恩典,皇上追念前功,恢复原官,也未可知。想罢,便亲自动笔写了一本奏章。里面有两句是仪徵水陆分程,臣在此静候纶音。这不过想皇上回心转意,进京面陈的意思。

谁知雍正皇帝看了这个奏章,越发触动了他的忌讳,疑心年羹尧存心反叛,要带兵进京来逼。便将原奏交给吏部衙门公阅。从来说,墙倒众人推,况且年羹尧平日威福自擅,得罪同僚的地方很多。那班官员,你也一本,我也一本,众口一辞,说年羹尧受莫大之恩,狂妄至此,种种不法,罪大恶极,请皇上乾纲独断,立将年羹尧革职,并追回从前因赏物件。接着又有许多沿路人民,纷纷控告年羹尧沿途骚扰,这分明是仇家指使出来的。

皇帝十分震怒,一夜工夫,把个赫赫有名的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连降了十八级,变做一个看管杭州武林门的城门官儿。年羹尧到了这时,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孤凄凄的一个人,带了几名老兵,到杭州做城门官去。做那城门官的,见有官员们进出,例须衣帽接送。那武林门又系热闹的所在,每日进进出出的官儿,不知有多少。恰巧这时做杭州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前在年羹尧手下当过中军官,几乎被他杀死,后来罚他在芦沟桥下当更夫的陆虎臣。那陆虎臣钻了别人的门路,三年工夫,居然官做到提督。他听得年羹尧罚落在杭州看城门,便竭力运动去做杭州将军。这真是冤家路窄。他到任这一天,摆起全副队伍。整队进城,合城的文武官员,都在城门口迎接,独有那位城门官儿年羹尧,若无其事,自由自在,穿着袍褂,在廊下盘腿儿坐着向日光。待到那陆虎臣走到他跟前,他依旧不理睬,陆虎臣不觉大怒,喝一声:“年羹尧,认识俺吗?为何不站起来迎接?”年羹尧向他微微一笑,说道:“你要我站起来吗,我却要你跪下来呢。”陆虎臣哈哈大笑道:“俺堂堂一品官儿,难道跪你这城门官儿不成。”年羹尧说道:“虽不要你跪见城门官儿,你见了皇上总该跪下。”陆虎臣点头说道:“那个自然。”年羹尧不慌不忙站起身来,说道:“陆虎臣,你看俺坐着的是什么。”

陆虎臣看时,见他身下坐着的,是一方康熙皇帝赏赐的旧龙垫。他又从怀中拿出一方万岁牌来,搁在龙垫上。喝一声:“陆虎臣跪。”那陆虎臣不知不觉地跪在地下,行过三跪九叩首礼。年羹尧才把万岁牌捧进屋子去供着。陆虎臣因此怀恨在心,回到衙门去,连夜上奏章参年羹尧,说他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妄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脏之罪十八,忌刻之罪六,侵蚀之罪十五,残忍之罪四。共讲九十二大罪。按律便该凌迟处死。这本奏章,真是年羹尧的催命符。圣旨下来,姑念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监赐自裁。年富依仗仪势,无恶不作,着即正法。年遐龄年希尧着褫夺爵位,免议处分。所有年羹尧家产,尽数查抄入官。这道圣旨下去,

年氏全家,从此休矣。

这虽是年羹尧任性骄横,自取其咎,也是雍正帝有意要毁灭功臣的深意。当时年羹尧虽死了,却还有国舅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将军鄂尔泰三人在世,他三人都是参与密谋的。皇帝刻刻在念,总想一齐除去他们,苦得没有因由。那时凡是朝廷外放的大员,皇帝便派一个亲信的人,暗地里去充他的幕友,或是亲随,实则监察着他的举动,悄悄地报入宫廷。内中单说一位河东总督田文镜,他和鄂尔泰、李敏达一班大臣,最是莫逆。他外放的时候,李敏达荐一位邬师爷给他。田文镜看在荐主面上,也不大信用这位邬师爷。一日邬师爷问田文镜道:“明公愿作一个名臣吗?”那田文镜当然说是愿做。邬师爷便说:“东翁既愿做一个名臣,我也愿做一个名幕。”田文镜问道:“做名幕怎样?”邬师爷道:“愿东翁给我大权,诸事任我做去,莫来顾问。”田文镜又问:“先生到底要做什么事?”邬师爷道:“我打算替东翁上一本奏章,那奏章里面说的话,却一个字也不许东翁知道,这本奏章一上,东翁的大功便告成了。”田文镜看他说话很有胆量,便答应了他。

邬师爷一夜不睡,写成一本奏章,请田文镜拜发。那奏章到了京里,皇帝一看,见是弹劾国舅隆科多的奏本。说他枉法贪赃,庇护年羹尧,又恃功骄横,私藏玉牒,谋为不轨,种种不法行为。皇帝正中下怀,便下旨削去隆科多官爵,交顺承郡王保严刑审问。隆科多原是拥戴的元勋,他见皇帝一旦翻了脸,如何肯服。当顺承郡王审问的时候,他便破口大骂,又把皇帝做郡王时,如何谋害太子,如何私改遗诏,统统说个痛快。顺承郡王见他说的太不像话,便也不敢多问,只得把他打入囚牢,一面具摺拟奏。说隆科多种种不法,罪无要恕,拟斩立决。这事被佟太妃知道了,便亲自去替他哥哥求皇上饶命。皇帝也念他从前的功劳,饶他一死,下谕道:“隆科多念他是先朝的旧臣,免其一死。着于畅春园外,筑室三间,永远监禁。妻子家产,免予抄没。”这样一办,皇帝又了却一笔心事。那田文镜从此名气便大起来。皇上传谕嘉奖,又赏了他许多珍贵物品。田文镜也感激邬师爷的功绩,赏他一千两银子。后来邬师爷见田总督倚重他,便飞扬跋扈,在外包揽诉讼,占淫民妇,无所不为。这风声传到田总督耳朵里,如何能容得,立刻把他辞退。这邬师爷走出衙门,也不回家,就在总督衙门口,买一座屋子住下。终日游山玩水,问柳寻花。说也奇怪,田文镜自从辞退邬师爷后,另请了一位幕友,每逢奏事,总遭驳回,有时还要传旨申斥。田文镜害怕起来,托人依旧去聘请这位邬师爷。

这时邬师爷大端其架子,不肯再来。经中间人再三说项,邬师爷说出两个条件:第一件要在家里办公,不进衙门。第二件,每天须送五十两纹银元宝一只。田文镜为保全自己的功名起见,也没奈何,一一答应了他。邬师爷从此住在家里,每天见桌上搁着一只元宝,他便办公,倘然没有元宝,他便搁笔,直到田文镜逝世,皇帝的恩典,还是十分隆重,赐谥端肃,在开封府城建立专祠。入祀豫省贤良祠。后来这位邬师爷,也不知去向。有人打听出来,这位邬师爷,原是皇帝派他去监察田总督的。你想这雍正帝的手段,利害不利害。这个风声传出去,凡是外任的官员,时时提心吊胆。便是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见隆科多得了罪,也觉得自危。张廷玉十分乖巧,即上奏章告老还乡。皇帝假意挽留,张廷玉一再上本,邀了恩准,并在崇殿赐宴饯行。皇帝在席上,亲书一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对联,赏给他拿回家去张挂。张廷玉回家之后,皇帝还要买服他的

心,常常拿内帑的银钱赏他。一赏便是一万,十年之内,足足赏了六次。正是:

天恩高厚无伦比 晚节矜全有几人

欲知雍正帝狠辣手段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天子多情占奸侄妇 秀才造反牵累无辜

却说张廷玉辞官归隐,还时常得着朝廷的恩施,在一班大臣中,也算是十分荣幸。后来不知怎么,皇上圣旨下来,着两江总督查看张廷玉的家产,收没入官。虽说有旨发还,张廷玉也不敢去具领。这时雍正皇帝,看看他的对头人都已死尽,功臣也都灭尽,可以高枕无忧,只有一点放心不下的,便是那太子胤禛的儿子,名叫弘哲的,还带了妻子,在北京城外郑家庄居住。皇帝怕他有替父报仇的心思,因此常派侦探到他家里去察看。那胤禛关在年监里,被皇帝派人用毒药谋死,叫弘哲如何不恨,不免口出怨言。他的夫人瓜尔佳氏却十分贤德,常常劝丈夫,言语须要谨慎,倘然传到宫廷,又是祸水。谁知那弘哲怨恨的话,皇帝早已知道。

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个内监,带了五六十名兵丁,拥进府来,把弘哲夫妻两人,一齐捉进京去。到得宫中,皇帝在内殿升座,提他夫妻上来亲自审问。一见弘哲,不觉无名火冒起了三丈,正要发作,转过跟,见他侄儿媳妇跪在一旁,真是长身玉立,美丽丰润。皇帝近来跟着喇嘛和尚玩女人,很有些阅历。知道那长身肥白的女人,玩起来最是受用。问她年纪,今年才三十岁,正是情欲旺盛的时候,皇帝这时也来不及审问弘哲的罪案,忙下座来,亲自把瓜尔佳氏扶起,竟忘了她是侄儿媳妇,两人手拉手的走进宫去。

第二天圣旨下来,封弘哲做郡王,叫他回郑家庄去。弘哲想想父亲被人谋死,妻子被人霸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觑没人的时候,拿起宝剑,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这一缕阴魂,早跟着他父亲去了。这里雍正帝霸占了侄儿媳妇以后,朝朝取乐,夜夜寻欢。

有一天,高兴起来,拉着瓜尔佳氏和贵妃,到雍和宫看欢喜佛去。恰巧这日,国师领着喇嘛在雍和宫跳佛,把个雍正帝看得心花怒放。什么叫做跳佛?原来喇嘛的规矩,每月拣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领着许多女徒弟,到雍和宫去,先在外室,把上下衣服脱得清静走进宫去,在佛座下面捉对儿。那些女徒弟,大半是官家女眷,个个长得妖艳万分,倘然不是妖艳的女人,也够不上这跳佛的资格。雍正帝看得兴起,也脱去衣服,加入团体,和那班女徒弟互相追逐,觉得十分快活。他仗着有阿肌酥丸的力量,便奋力转战,杀得那班女徒弟,个个讨饶。那班喇嘛都跪下来,口称万岁神力,人不可及。

从此以后,皇帝有空便到雍和宫去游玩。倒把国家大事搁在一边。偏偏各省封疆大吏,迎合朝廷意旨,兴风作浪,一连闹出几件文字狱来。第一件,是浙江总督李卫,奏参江西学政查嗣庭,用“维民所止”四字命题,是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首,似此诅咒皇上,实